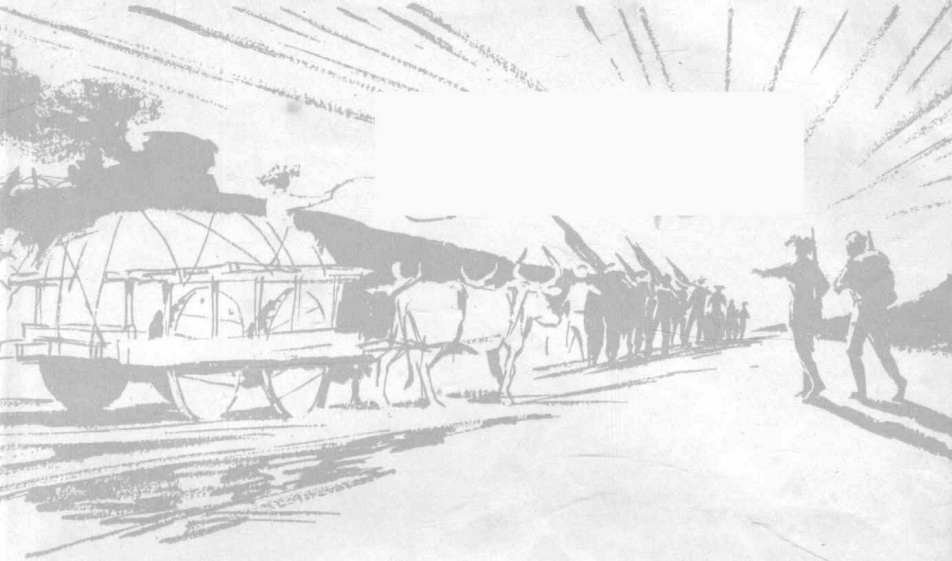


三战陇海

下

柯 岗





三教龍傳

下

柳 窗

北京人民出版社

第七章

无情的事实，证明美蒋匪帮决心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如意算盘，恰如孩子们在阳光下吹起的肥皂泡泡一个模样，五光十色地破灭了。

一个精辟有力的论断，正在中国人民革命自卫战争的战场上，人民战士的刺刀尖上灿烂地开花：敌我力量的对比，决不只是飞机和大炮，更主要的还是人力和人心的背向。

孙家庄邓珊驷全军覆没之后，流氓成性的蒋介石暴跳如雷，急令他的美械王牌新五军和整编十一师及其他挖肉补疮的机动兵力八师之众，齐声呐喊，直向鲁西南我军扑来。按照他们的想法，共军一共不过四个纵队的兵力，不久前一口吞下了邓珊驷，势必筋疲力尽，人困马乏，负荷沉重，行动不得！这样迅速跟着扑上去，迫其连续作战，不仅可以捞回血本，岂不还要赚钱吗？然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他们风尘仆仆赶到孙家庄，饱尝区干队的地雷和炸弹的时刻，我军如鱼得水，早已转到巨野去了。等到敌人慌慌张张向巨野奔来时，又在我军小部队的迷惑吸引下，狠狠挨了一下“回马枪”，在张风集把他王牌十一师的三十二团，还有一些特种兵给吃掉了。这个当头棒喝，打昏了敌人的神经中枢。他们自

上而下正在茫然无措、裹足不前的当儿，我军除以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扬言“决心要和敌人在湖西地区进行决战”之外，主力悄然撤到了黄河故道北岸休整去了。

麇集南京、围着蒋家圆桌觅食自肥的中外反动军事“专家们”，面对现实，不禁惊心动魄，绕室踱步，拍案顿足嚎叫起来：

“难道这也叫做战争吗？一点章法也没有，完完全全是捉迷藏！”

可是，亿万革命人民泰然自若回答说：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不正是人民革命战争吗？何必如此蜀犬吠日呢？”

.....

蒋介石和他的美国顾问们正在愁肠万转，举棋不定，借酒浇愁的时节，收到了他们徐州“绥署”获悉我军将在湖西地区和他们进行决战的情报。蒋介石看完了电报拍手扬脚，眉飞色舞。麻雀似的参谋总长自然也就点头翘尾跳跃起来。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喊道：“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真乃天助我也！”可是，等到他们兴高采烈走近壁上的挂图一瞅，心里却又慢慢涌上了一股凉气：“难道共军会在陇海路北、独山湖西、黄河以南的这块狭小三角地带背水决战吗？自古以来，交通是战争的动脉，目前陇海、津浦两条干线仍在我们手中，大大有利于我军机动和补给，未必共军没有看到这些呀？慢点，慢点，命令徐州复查情报的可靠性。”老奸巨滑的蒋介石手里拿着一根小棍子，转过身来，自言自语踱步着。但是，等到徐州复电说明湖西一带共军确实正在发动群众日

夜平寨填沟，磨面碾米，准备大决战的情景时，方才蒋介石脑壳里那股“清水”霎时又被搅成了浆糊。他为了急于召开“伪国大”，把他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合法化，把他出卖人民利益的罪恶勾当合法化，利令智昏，使他下定了湖西决战的决心。

果然，敌人骑在陇海、津浦交叉点上的最大机动兵力，徐州“绥署”的整编第二十七军统一指挥下的新五军、整编十一师、七十五师、八十八师，齐头并进，稳扎稳打，开始向巨野、嘉祥、郓城一带推进了。同时，柳若暗的五十五师、六十八师摇旗呐喊，北犯鄆城。宋真的四十一师、四十七师残部，因为在孙家庄挨了打，心惊肉跳，绕了一个大弯子，也从豫北滑县向濮阳爬行。而且都是六七个旅手拉手，互相交替地前进。

总之，敌人业已煞有介事动作起来，一心要同我军进行“湖西决战”了。

胡安民、江海清和邬梦山送走了齐团长之后，仨人一言不发返回村里。他们走到营部门口的时候，胡营长说：

“老邬啊，怎么样，还坐会儿不？”

“营长还有指示吗？”邬梦山很严肃地站下来。

“没有什么了。齐团长讲得很好啊！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育，比咱们念好几年书还清楚！好好想想吧，咱们的工作没做好，思想掉了队，一定要赶上呀！”

“是的，团首长给我照了个‘相片’，我也看清自己的模样了！只是这阵儿队伍又有任务……”

“这有啥关系！”江教导员接着说：“团长是个爱干净的人，他给我们大伙照了照镜子，让咱们看到脸上胡髭拉茬，

沾满了灰尘，军容实在不象样子了，应该刮刮胡髭，洗洗脸。这不很好吗？王顺喜同志新提到连部工作，你多帮助他，忙点就是了。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到你们连上去！”

“好，那我回去了。”邬梦山对着他们敬了礼，大步走向连部去。

胡安民和江海清一直守着电话机，等待团里行动的通知。这期间，他们根据他们所能知道的敌情，揣测着部队行动的任务。他们想：这回可能要搞“十一师”，这个家伙太猖狂，只要把它收拾了，就算抽掉了敌人王惊蛟整编二十七军的脊梁骨，他就直不起腰来了。可是这却是根硬骨头，不下狠心还抽不掉呢！想到这里，他们很自然地感觉到方才团长讲的那些话，要是全营干部都能听一下，该有多好！可惜事先没准备，谁也不知道他今天要讲这些。胡安民突然向江海清问了一句说：

“你觉得老邬接受得了吗？”

“行。我看挺解决问题，这人也跟刘副参谋长差不多，心里没杂念，就是光想一口把敌人全吞了！团长那些话能开他的窍，何况刘副参谋长也表态了！……”

电话始终没有响。团部送来了行动命令和路线图。胡安民接过路线图说：

“看看，一点没错吧！还是老路返回去。‘十一师’正在巨野、嘉祥等着我们吃他呢，这回可要宰它一只肥的了！”江海清看了看命令和路线，突然说：

“怎么没有动员口号呢？”

“可能是要开进之后再动员。你问问吧！”

江海清摇动了机子，果然作战股杨股长回话说：

“现在还不忙，开进之后再说。”

他们看了一下表，随即命令通讯员按照命令规定的时间通知各连作好准备，准时出发。

战士们向往着新的胜利，动作迅速，准确得有如钟表一般。邬梦山站在集合场上，打眼一膘手脖子上的表，时针刚刚走到十七点，全连已经在他面前集合了。值星排长向他报告了人数，队伍稍息站着。他没吱声，瞪起圆溜溜的眼珠子，好象数数似的，视线从右向左挨着个儿顺战士的脸上扫来扫去。横队站得笔直，好象墨线打出来的一般。人人精神焕发，昂首挺胸，枪支、弹药和背包也都分外整齐。邬梦山非常严肃地绷着他那铁板一样的脸子，生怕喜形于色。他想，战士就是天生要打仗的嘛，你看这“虎劲”儿，只要说是往南打，保证人人都是“黑旋风”！说话间，他的视线碰到了五班长熊心乐和解放战士范清那张弥勒佛似的笑脸，自己也差点笑起来。心里说：“你们别以为你们胜利了，其实我也没失败！上级从来没说不让你打仗，只是不能按照你们那种路数打！‘杀猪杀屁股’，那是硬把猪给疼死的，革命战争可不准你由着性子搞！”于是他就放开嗓门说：

“严肃点！笑什么！”队伍哗声立正了。

“稍息！各班都到齐了吗？”

“到齐了！”全连一个声。

“铺板、铺草送还了没有？院子打扫了没有？水缸挑满了没有？损坏的东西赔了没有？纪律检查组负责检查了没有？”

纪律检查组组长王顺喜，一步跨出队列，正要向他报告检查结果的时候，围在场上的男女老少争先恐后说起来：

“还啦！还啦！”

“院地扫得可干净，豆腐掉地上也沾不上土！”

“缸里水都往外流啦！”

“……”

“乡亲们，你们别光说好啊！我们是你们的子弟兵，有啥不是，请说出来，不要外气呀！”邬梦山的脸对住了群众。一个头顶白色羊肚子毛巾的小媳妇，猛然抬起头来说：

“好就是好嘛！谁还跟你说瞎话！”

通讯员转脸一看，说话的正是他去借桶那家的媳妇，于是他也憋不住地笑起来。邬梦山仍然有点不放心：

“真是都搞好了吗？我还要看一下，这可是大事呀！人民军队要是离开了老百姓，就是沙滩上的鱼……”说着，他朝各家走去。

值星排长突然喊了一声“立正”的口令，江教导员一面走近来向大家还礼，一面说：“稍息！”同时问排长：

“连长呢？”

“检查纪律去了。教导员给大家讲讲话吧！”

“你们纪律检查组没有检查吗？”

“检查了。连长说他要再看看。”

“好啊！”江海清转身对住大家说：

“同志们，请稍息！咱们又要跨过老黄河去打仗了！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好了！”大家一齐回答着，有人甚至连枪带手一齐举起来。

“好了，就能打胜仗。胜利全靠事前准备呀！现在我先告诉你们一件事，这回咱们队伍多，为了防空，咱们一定要

按照规定顺序跟上。要知道，当兵不会走路，就不会打仗！大部队行动，一定要人人自觉遵守秩序，这是有关整体的大事！办得到办不到？”

“办得到！”

“能办到就好。我的话完了。”

江海清并不知道邬梦山已经在他背后站着了。

“教导员，你不是要来俺连住吗？咋没带行李呢？”

“咱俩睡在一个被窝里，不是好说悄悄话吗？”江海清转过身来对邬梦山说：“怎么样？把干部调动宣布一下，该出发了吧？”

“对，你讲吧！”邬梦山转身发出口令：“立正！现在请江教导员宣布命令！”

江海清面对队列说：“同志们，请稍息！现在给大家讲一件事，你们陈指导员调动工作了，不回来了。团党委决定二排长王顺喜同志作八连政治指导员。同时营里决定熊心乐作五班班长，王昌平作五班副班长。从现在开始，到职工作。完了。”

战士们立即喜形于色，爆发出一阵大风似的掌声，接着小声议论起来。邬梦山高声喊着说：

“指导员，王顺喜同志！你看还有什么要讲的？”

王顺喜很不好意思地向连长摆手说：“没有，没有！以后请连长多帮助！”

“互相帮助吧！出发！”邬梦山这样吩咐着，拉住教导员转身就朝村外走。队伍跟在他们背后拉成了一路纵队。江教导员反而挣脱老邬向群众告别说：

“乡亲们，麻烦你们了！咱们打了胜仗再回来看望你们！”

希望你们好好生产，支援前线呵！”

“放心去打吧，要啥咱有啥！”

“不打倒蒋二秃子，咱们啥也保不住！”

人们争先恐后地说着，江海清向他们挥着手，跟在队伍后边走了。

实际上，自从一九三八年蒋介石借口堵挡日军，从花园口决开黄河堤坝，造成豫东汪洋一片的黄泛区之后，原先的黄河故道虽然不是主流了，也还有些水。因此，天一擦黑，寿张渡口的浮桥上已经车水马龙过起来。谁也说不上有多少人马，打从四面八方向渡口集中着，可是渡口有条不紊，一点不拥挤。部队按照规定的顺序踏上了浮桥，箭也似地向南射去。河水拍击着河岸，发出欢笑般的哗哗声。行列中不住声地传递着“跟上！”“跟上！”的口令。初冬的夜风，在那新近脱光了叶子的枝条上叫着，有如千万匹战马在引颈长嘶。仿佛大地也象浮桥一样晃动着，试探着，想要立刻翻过身来。

渡口上的几位老船工，蹲在河岸边吸旱烟，小声议论说：

“看咱这队伍，千军万马，行动起来，鸡狗不惊，就象一阵风！一不抓伏，二不派差，连根庄稼毛也不损伤！咱们活了大半辈子，自古以来你可见过这样的队伍？俺看这回非要改朝换代不可了！”

“咳！你咋说这哩？这是咱们自己的队伍呀！专门给咱穷庄户们办事的。开天劈地多会儿有过这队伍？只要有他们，蒋二秃子的江山就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

“我看也别把话说死。你没听说咱这儿古辈闹过‘黑旗军’，那不也说是咱穷庄户的人马？为啥闹腾一阵子，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呢？”

“你说这是哪个朝代的话啦？过时的皇历能管眼下的事儿吗？我问你，那会儿可有共产党？可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毛主席，能有成器的章程吗？”

“你说这倒也是真，兴许咱这一辈就能摊上好日月！……”

敌人那种叫做“黑寡妇”的夜航飞机又来了。老人抬起头来，看了看黑茫茫的天空，转换话题说：

“龟孙子瞎摸影又来了！”

“它不出来哼哼，靠啥吃饭哩？让它瞅瞅吧！”

说话间，飞机投了一串红溜溜的照明弹，冲着浮桥拦腰撒下来。队伍若无其事地走着，有些战士开玩笑说：“这倒还不错，老子正想有个电筒呢！”说话间，不知是谁站在什么地方突然喊了一声“打！”只听“吐吐吐”地一阵机关枪响，敌人的照明弹全象关了电门的灯泡似的，霎时熄灭了。

“哦，这才真是百步穿杨的武艺呀！”正在抽烟的那个老船工，禁不住地一拍膝盖，站了起来说。

“小声点！”另外一个船工说。

“屁呀！机关枪都打上了，还怕它听见？……”

轰隆隆的炸弹就在浮桥下游爆响了。黑糊糊的水柱子象堵墙一样，忽一家伙飞起了丈多高。部队一点声息也没有，好象根本没看见，不停脚地前进着。那个船工说：

“看看，我说叫你小声点！”

“这是怨我说话叫它听见啦？你不出气它也要炸你，反正它就干的这差事，不把几个脓包挤出来，咋交差呀？……”

八连正在这时来到了河边，方才敌机的照明弹一闪，江海清看到路旁大柳树上的一条标语写着：“坚决消灭蒋匪新五军和十一师！”因而不自觉地说：

“看见没有？我没猜错吧！”

邬梦山不感兴趣地说：

“教导员，现在我可没有想这些，反正不管肥瘦，早晚咱要把它一锅端的。先吃谁，后吃谁，上级早有计划了，总得怎么有利怎么打！团长那天不是说了吗？‘谁也不能一口吞下一头牛！’这回我可是通了……”

“你说得对呀！老邬，我也不过是猜想。”

他们议论着，走上了浮桥。东方业已泛白了。部队走在黄河南岸的沙滩上，脚下松软得好象棉絮一样。千军万马走着，竟连一丝声响也没有。可是谁也没想到，刚刚走过了河滩，翻过了大堤，前面突然传来口令说：“原地休息！”

战士们大都以为又是前边过小桥，或者是哪个驮马负荷过重，发生麻烦了，因而谁也没有放下自己的背包，只把身子靠在堤上歇息着。四周村庄里传出了犬吠……

新上任的五班长熊心乐歪过头去，很关心地小声说：“小范，怎么样？够呛吧！脚底板提意见了没有？我替你扛会儿枪好不好？”

“没事！一气奔巨野，捅他十个八个也不喘气！”范清好象那天诉苦的激动心情，如今还没有平静下来。

“摸黑走路格外乏人呀！你在国民党队伍上没走惯吧！”

“那是叫人赶着走，这是咱们自己走，难道脚底板还愿意报仇吗？”范清恨恨地说着。熊心乐更加体贴说：

“话虽这么说，总是一步七十五厘米，整整量了一夜啦！你看星星都没有了，天边灰蒙蒙地快亮了呀！还是叫我替你扛会儿枪，你留点气力多捅几个敌人不好吗？”

“天亮才好哩！班长，咱们本来就是明打明地干革命，不

是偷鸡摸狗的活路嘛！我知道前边不远就是郛城县，那儿有敌人，说不定一霎就会干上的，这枪可不能交你背啦……”说话间，营部通讯员急匆匆地跑过来，小范忽然纵起身子，挡住他的去路说：

“喂，前边啥事挡住了？想在这儿宿营吗？”

通讯员一看是范清，顺手推开说：

“这回叫你猜对了。”

“哦，你敢假造命令你？”熊心乐死死抓住了通讯员，范清随即围上来。

“让开，让开！挡住我不要紧，你敢挡上级的命令？郛连长呢？”

“嘿，你就成了命令啦！”熊心乐茫然撒了手。范清让出路来说：“连长正在后边跟教导员说话哩！”

通讯员迈开大步走过去，却又拐回头来说：

“五班长，你又想跟敌人坦克摔跤啦？有你摔的，放心吧！”

“走你的吧！当心子弹把你舌头尖儿上钻个窟窿！”熊心乐回答着。通讯员的身影不见了。转眼功夫，江教导员和郛梦山就把队伍带到营部指定的小庄上驻下来，战士们各种猜测开始了。

这一来，不要说是熊心乐、范清这般战士们，就是身经百战的江海清和郛梦山，对于我军行动的意图也根本摸不到边了。敌人，那就更加不在话下了。

按说敌人对于战争中的声东击西、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用兵条文早就可以闭目背诵的，只是一旦实际做起来，却又两眼漆黑，不象背书那样容易。原因是他们只把这些当作

战术条文去看待，并不理解这在战争性质的决定因素中同样也是争取战略主动的表现。而且其中最最重要的条件，仍然还是人民和人心的背向。

我军浩浩荡荡渡过了黄河，反而又在河边停下了。除掉值班防空部队和哨兵各就各位监视天空和地上的动静之外，整个部队隐蔽歇息着。沿河一带炊烟四起，村民们来来往往，毫无战争气氛，战士们全然不知所以了。敌人那种红脑袋的侦查机，苍蝇似地嗡嗡叫着，只要它一进入地面火力的射界，防空部队的炽烈炮火立刻就会对它怒吼说：“请你下来吧，我们在这儿休息呢！”

这一天实在忙坏了敌人。滞留在巨野、嘉祥一带的敌军主力王惊蛟部，根据天上地下的侦查情报，得出了结论：共军确实已经过了老黄河！当地群众正在连明彻夜地备办粮秣，清扫房舍，加上连日来格外活跃的游击队，确有“山雨欲来”的征兆。于是他将“决战”即将开始的情报，火速报告了徐州“绥署”。“绥署”主任自然还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的老一套，马上又向蒋介石伸了手。蒋介石手上拿着东北、西北、华东、华北处处吃紧、求援的电报毛发悚然。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再上哪儿去调兵呢？！因而只好严令王惊蛟切实抓紧嫡系新五军和十一师，原地筑城。宋真、柳若暗等部均按原订计划积极北进，迅速包围共军，以利“决战”！

黄昏以后，邬梦山实在忍耐不住了。他推着江海清说：

“教导员，你到营部去问一下好不好？看样子今天可能不动了，到底咋闹哩？怎么一过河就休息，既然是休息，何必跑过河来呢？”

“营长也不会清楚。”江海清有点同情似地说。

“你跟营长研究一下不就清楚了!”

“我不行。你去研究吧!”

“我不敢……”邬梦山正说着，熊心乐和范清几个战士做好了一切出发的准备，背着背包，扛着枪，在老乡的院子里转起圈儿来了。房东老太太不禁对着他们取笑说：

“这是有力没处使了吧？人常说，当兵的腿比路还长呢，有的是走路的时候！”

“就是呀！大娘，这脚一天不走路，就直痒痒！”熊心乐使劲跺着脚说。

“痒痒！再叫坦克压一家伙就不痒了！去，去，去，放下背包给我好好休息！这是干什么呀？出洋相！小熊，你是班长啦，知道吗？”邬梦山突然跨出屋来一挥手，几个战士全都缩着脖子跑了。

正在这时候，军区野战军司令部的作战室里突然传出了朗朗的笑声。参谋长手里那支红蓝铅笔，好象一把吹毛可断的利刃似的，唰声从图上划出了一个粗大的箭头，正正指住了濮阳，然后看了一下手表说：“出发吧！”

“出发！急行军！看来，过河休息这一天，对于王惊蛟的‘湖西决战’是很重要的罗！”司令员说。

“各按各的计划办。我们从来也不‘失约’嘛！”政委仍然面带笑容，翻阅着参谋长方才念过的敌情资料。

如墨的夜晚，大军寂寂无声，转过头来，箭也似地直向西南方向的濮阳杀去。

与此同时，我们定陶、曹县、成武、单县、金乡一带的广大敌后人民游击队、武装工作队以及各县区的地方武装，

同时收到了军区和地方党委的联合命令，要他们人人动手，机智勇猛，全面出击，互相策应，各自打击面前的敌人。于是敌人梦寐以求的“湖西决战”，终于按照徐跃、王惊蛟想象的时间、地点开始了！

一切唯武器论的反动军队，害怕夜战和近战本是天生的不治之症。游击队的全面袭击开始后，敌人所谓的“决战”主力，竟象阳光下的蝙蝠似地缩做一团，不知如何是好了。龟缩金乡城里的王惊蛟，最初接到七十五师和八十八师遭受夜袭的电话时，也曾装着蒋介石的口吻学舌似地申斥说：“镇静！镇静是军人的第一要务，你晓得吗？几个游击队又能怎么样呢？难道他们就能吃下我们这些美械装备的部队吗？”可是等到曹县附近的整编十一师同样向他告急，说是已经发现了“黑马团”，肯定确是共军主力的时候，王惊蛟心慌了。接着他自己也把隐隐听到的地雷和各种类型的炸药的爆炸声误认为大炮的轰鸣，霎时患了严重的癫痫症。他口吐白沫，浑身抽搐，用嘴对着报话器，向他所属各部队接二连三吼起来：“炮火！炮火，用炮火！给我猛烈轰击！天明以前任何部队不准出击……”

于是，王惊蛟整编二十七军所属四个主力师的美械炮火，和鲁西南的茫茫大地开始了“决战”。炮声隆隆，火光漫天，整整一夜没住声。

然而，这晚上正当王惊蛟和人民游击队扮演“三岔口”式的“决战”时，我野战军主力隐秘急进，业已到达鄆城东南和从菏泽向鄆城进犯的柳若暗部一九九旅、附二十旅的一个步兵团、伪国防部的炮兵和六十八师的炮兵各一个营，不预期地遭遇了。看来这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亲手送上门来的

“礼物”，岂有不收之理！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利用黑夜，悄悄密密，先敌展开，兜住敌人，抵达近处，充分发挥夜战、近战之长，短兵相接，没头没脑扑上去。敌人正在无精打采行进着，只听得巨野方向炮声震天，满以为我军主力确已按照他们的安排，首先去和王惊蛟“决战”去了。哪里想到，瞎摸漆黑，一下碰到了刺刀尖儿上呢？战士们大吼一声，有如怒潮一般打从四面八方卷过去，一阵冰雹似的手榴弹，烟火滚滚，刺刀闪闪，横三竖四捅起来。接着喊起了“缴枪不杀”的口号声。敌人措手不及，加上黑夜无止境地扩大着我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威力，只有几个钟头的功夫，这股敌人就象做梦一样，连同他们的旅长在内，被我干净彻底歼灭了。拂晓降临的时候，枪声已经中止，硝烟弥漫着静静的田野。失去了主人的马匹，四散游荡，引颈长嘶，好象是在表示着效忠人民的决心。九千多名敌军士兵，从美蒋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深渊里解放了出来。他们手中的美造榴弹炮，排成了行列，并没有来得及脱下炮衣，就归顺了人民，调转了方向，长颈鹿似地重新伸起了脖子！

王惊蛟彻夜炮战的战绩，除掉面前高高擦起的弹药报销统计表之外，还有一种难于提防的突然打击，业已如影随身缠住了他，叫他好象小猫戏尾那样，不住气儿地打转转儿，总想时刻看到自己的脊背才放心！柳若暗十指连心，疼痛难忍，立即缩回原防生息去了。惊弓之鸟的宋真，重新返回了滑县。只有一贯打肿脸充胖子的蒋介石，似乎患了严重的麻木症，还在死皮赖脸地张罗他的伪“国大”。